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七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編修臣裴謙𫿞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翟槐

謄錄監生臣王嘉稷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七十六

起庚寅唐明宗長興元年〇止乙未唐主從珂清泰二年凡六年

表例説

見第七十三卷

庚寅

夏六月癸巳朔日食

唐明宗

長興元年

春二月董璋築寨劍門與孟知祥上表拒命詔慰諭之
主祀圜丘大赦改元
以李從曮為宣武

秦王從榮

皇子為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始封至四年再見

楊溥太和二年　春徙封平原王澈為德化王立子江都王璉為太子

劉龔天有三年　秋遣將梁克貞李守鄜伐交州拔之執靜海節度使曲承

王延鈞三年

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五年　春董璋築七寨於劍門知祥遣趙季良諮

錢鏐寶正五年　冬鏐因唐冊閩王使者裴羽還附表引咎鏐子傳瓘及將

馬殷二十四年　冬殷寢疾遣使詣唐請傳位於子希聲唐疑殷已死以希

高從誨為荊南節度使二年　春遣使奉表詣吳告以墳墓在中國恐為

天顯五年

冬主兄東丹王托雲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十人越海自

節度使朱弘昭為鳳翔節度使三月立淑妃曹氏為后河中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從珂討平之從珂為河中節度使安重誨屢

宋王 **從厚** 皇子為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始封後即大位是為閔帝

荊南遣使奏表告絕溥遣兵擊之不克秋徐知誥以海州指揮使王傳拯有戚名

美以將李進守交州冬克貞入占城取其寶貨以歸

璋修好還言璋貪殘好勝終必為患指揮使李仁罕張業欲置宴召知祥有尼告二

佐屢為鏐上表自訴唐主敎聽兩浙綱使自便

聲為起復武安節度使燕侍中未幾殷卒遺命諸子凡弟相繼寘劍於祠堂曰違吾

唐所討吳兵援之不及謝絕之

登州奔唐

短之主不聽重誨乃矯以主命諭河中牙内指揮使楊彥温使逐之從珂出城閲馬彥温勒兵閉門拒之從珂遣使以聞主以

得士心僨圍練使陳宣罷歸知詣許以傳拯代之既而復遣宣還海州徽傳拯還江

將欲害知祥知祥詰之無狀斬之遂詰仁罕第仁罕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

命者戰之諸將議遣兵守四境然後發喪兵部侍郎黄損曰喪君有君何備之有宜

問重誨對曰此姦人妄言耳宜速討之主命西都畱守索自通等將兵討之令必生致彥溫從珂馳入自明主責使歸第絕朝

都傳拯怒以為宜毀之遂帥麾下入辭宣因斬宣焚掠城郭帥其衆五千奔於唐知

將親服知祥與璋同上表言兩川聞朝廷於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懼唐主降

遣使詣鄴道告終稱嗣而巳唐主詔諡殷武穆希聲襲位稱遺命去建國之制

請自通拔河中斬彥溫主怒重誨諷馮道等奏從珂失守宜加罪主曰吾兒為姦黨所傾未明曲直公輩遂不欲置之人間何

誥曰是吾過也免其妻子唐漣水制置使王巖將兵入海州遂以巖為威衛大將軍

詔慰諭夏璋召武虔裕因之閱民兵皆翦髮黥面於劍門北列烽火知祥累表請雲

復藩鎮之舊唐主以希聲為武安靜江節度使加兼中書令

耶明日車誨自言之主曰使閒居私第亦可矣何用復言以自通鎮河中自通承重誨旨籍軍府甲仗數上之以為從珂私造

知海州傳拯李父與為光州刺史傳拯遣閒使持書至光州與執之以聞因求罷歸

安等驩監唐主許之秋進奏官蘇愿白知祥云朝廷欲發兵討兩川知祥謀於副

賴王德妃居中保護得免

夏六月敕防禦團練使剌史行軍司馬節度副使自今皆朝廷除之諸道無得奏薦

秋八月告

知誥以興為控鶴都虞候時政在徐氏典兵宿衛者尤難其人知誥以興重厚慎密

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兵先取遂閬併兵守劍門知祥從之遣使約董璋同舉兵

密人邏彥溫等伏誅捧聖軍使李行德大將張儉引邏彥溫告安重誨發兵云欲自討淮南又引占相者問命侍衛都指揮

故用之左僕射同平章事嚴可求卒徐知誥以其長子大將軍景通為兵部尚

瘴移檄利間遂三鎮數其離間朝廷引兵擊閬州知祥以李仁罕為行營都部署趙

使安從進藥彥稠曰此姦人欲離間陛下勲舊耳臣等請以宗族保之主乃斬彥溫召重誨慰撫之君臣相泣既而趙鳳復奏

書參政事知誥將出鎮金陵故也

廷隱副之張業為先鋒指揮使將兵三萬攻遂州別將牙内都指揮使侯弘實先登

牧行德及儉族誅之
以張延朗為三司使三司使之名自此始
立子從榮為秦王從厚為宋王
兩川節度使董璋孟知祥

指揮使孟思恭將兵四千會璋攻閬州閬州城陷殺李仁矩滅其族
冬李仁罕圍

連兵反瑋子光業為宮苑使瑋與書曰朝廷割吾支郡為節鎮也兵三千是殺我必矣汝見樞要為吾言如朝廷更發一騎

遂州唐將夏魯奇嬰城固守遣康文通出戰文通以眾降董瑋引兵趣利州糧運不

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未幾朝廷又遣兵戍閬州光業謂虔徽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

繼還閬州知祥聞之驚曰比破閬中正欲徑取利州其帥必望風遁去吾獲其倉廩

敢自愛
恐煩朝
廷調發
願止此
兵吾父
保無他
虔繳以
告重誨
重誨不
從璋遂
反重誨
曰臣久
知其如
此陛下
含容不
討耳主

據漫
天之
險北
軍終
不能
西救
武信
令董
公僻
處間
州遠
棄劍
閣非
計也
欲遣
兵助

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西川進奏官蘇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討兩川知祥乃遣使約瑋同舉兵瑋引兵擊閬州知祥遣

守劍門瑋以有備固辭知祥以張武為峡路討伐使將水軍趣夔州以指揮使袁

九

侯弘實
等將兵
會璋攻
閬州
月以范
延光為
樞密使
安重
誨久專
大權中
外惡之
王德妃
及武德
使孟漢
瓊浸用
事數短

彥超
副之
璋
兵援
徽合
巴蓬
果五
州
武至
渝州
降其
刺史
張環
遂取
瀘州
遣先

重誨於上重誨懼表解機務求一鎮以全餘生主不許重誨請不已主怒前成德節度使范延光勸留重誨且曰重誨去誰能

鋒將朱偓分兵趣黔涪唐將王弘贄等克劍門進破劍州後軍不繼還保劍門知

代之主曰卿豈不可延光謝不敢當主遣漢瓊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公宜解其樞務為便趙鳳曰公失言

祥聞之懼遣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戍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劍州又遣使詣遂州

董

乃奏大臣不可輕動乃以延光為樞密使而重誨如故璋陷閬州指揮使姚洪死之東川兵至閬州諸將皆曰董璋久蓄反

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劍州又遣故蜀節度使李筠將兵四千趨龍州守要害先是

謀以金帛啗其士卒銳氣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之不過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李仁矩曰蜀兵懦弱安能當我精卒遂出

牙內指揮使龐福誠謝鍠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劍州則二蜀勢危矣遽

戰兵未交而潰瑋晝夜攻之城陷殺仁矩初指揮使姚洪嘗隸瑋麾下至是將兵戍閬州瑋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廁城陷瑋讓

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趨劍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會日暮二人謀曰衆寡

之曰汝何相負洪曰老賊汝昔為李氏奴掃馬糞得釁炙感恩無窮今天子用汝為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耶汝負天子吾受

不敵逮明則吾蜀無遺矣福誠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鍠帥餘衆操短

汝何愚而云相負哉汝奴材固無恥吾義士豈恐為汝所為乎吾寧為天子死不與人奴並生璋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剉其肉

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驚遁復保劍門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贄等克劍門徑據

自啗之
主置洪
二子於
近衛厚
給其家
詔削董璋
官爵遣
天雄節
度使石
敬瑭討
之　主
下詔討
璋以孟
知祥兼
供饋使
石敬瑭

劍州
或引
兵直
趨梓
州董
公必
州閬
棄奔
還我
亦須
解遂
州之
圍如
此則
内外
受敵

為招討使夏魯奇副之冬十月孟知祥兵圍遂州董璋攻利州不克誅董璋之子光業夷其族以馬希聲為武安節度使董璋兵陷

勢可憂危今乃東歸劍門吾事濟矣張武卒於渝州知祥命袁彥超代將其兵朱

徽合巴蓬果五州
十一月孟知祥兵陷黔州孟知祥削官爵詔祥并討之攻劍州不克石敬瑭入散關階州刺史王弘贄瀘州

偓將至涪州唐武泰節度使楊漢賓棄黔南奔忠州偓取涪州知祥以崔善權武泰

刺史馮暉與前鋒王思同趙在禮引兵出馬頭山後過劍門之南還襲劍門克之殺東川兵三千人施而守之弘贄等破劍州

蜀後董璋遣王暉將兵會李肇等分屯劍州

唐將石敬瑭至劍門進屯劍州北山

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劍門

契丹東丹王突欲來奔

十二月石敬瑭攻劍州不克還屯劍門

遣安重誨督征蜀

趙廷隱陳於牙城後山李肇陳於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伏於

諸軍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軍前來多言道險狹難進兵關右之民疲於轉餉聚為賊盜主憂之謂近臣曰誰能辨吾

敬瑭歸路接甲待之矛矟欲相及乃揭旗鼓譟擊之斬百餘人敬瑭又使騎兵衛河

事者吾當自行耳安重誨曰軍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拜辭便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之無不惶駭錢帛芻糧

橋肇以強弩射之薄暮敬瑭引去廷隐躡之與伏兵合擊敗之

晝夜兼運赴利州人畜斃踣不可勝紀時主已厭重誨敬塘本不欲西征及重誨西出乃敢累表奏論以為蜀不可伐主頗然

之

辛卯

冬十一月甲申朔日食

長興二年

春正月孟知祥兵陷遂州守將夏魯奇死之召安重誨還二月石敬瑭引兵遁歸兩川兵追之

楊溥太和三年春徐知誥欲以宋齊丘為相齊丘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為高謂

劉龔大有四年冬愛州將楊廷藝養假子三千人圖復交州交州守將李進受其賂

王延鈞四年夏奉國節度使王延禀開延鈞有疾以次子繼昇知建州召後師建

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六年春知祥以兵之先戍夔州者唐主悉縱歸奉表謝

錢鏐寶正六年春唐主復以鏐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吳越國王遣監門上將軍

馬希聲為武安靜江節度使二年冬葬武穆王於衡陽將發引希聲頓食雞臑數

高從誨為荊南節度使三年春唐主加從誨兼中書令

天顯六年

春唐主賜主兄東丹王托雲姓東丹名慕華以為懷化節度使瑞

突厥

遣使入朝於唐

陷利州
初鳳
翔節度
使朱弘
昭詔事
安重誨
連得大
鎮重誨
過鳳翔
弘昭迎
拜馬首
館於府
舍妻子
羅拜重
誨為弘
昭泣言

歸洪不以州刺李仁張籛盤潘
州葬聞至吏織罕陷來諭起議
父因是廷雄將遂州旨以之曰
入九藝衆水軍唐將鼎日昔阮
華山兵圍襲福夏魯致仕籍居
應天交州州延奇自安重喪食
寺啟襲遣鈞遣殺石誨矯蒸豚
求隱承旨從子敬瑭制也何代
居溥程寶樓船復引　無賢
下詔將兵指揮兵至
徽之救之使仁劍州
不至未至達拒知祥
知詔城陷之仁裏魯
遣其進遁達伏奇首
子景歸襲甲舟示之
通入殺之中偽魯奇

慎等
州觀
察使
秋唐
主更
賜東
丹慕
華姓
名曰
李贊
華

讒人交構幾不免賴主上明察得保宗族重誨既去弘昭即奏重誨怨望有惡言又遣敬瑭書言重誨舉措孟浪宜迎止之敬

山敦寳圍諭齊交州丘始廷藝還朝出戰除右寳敗僕射死致仕秋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諫卒溥以徐

立白二子轢請從敬降繼瑭在雄喜軍中登舟泣請慰撫取葬仁達敬瑭斬之曰知梟首祥長於西者必門延葬而稟衆父豈瀟左不愈右以於身斛昇首異延稟處乎

塘大懼即上言重誨至恐有變宜亟徵還有詔召重誨還二月敬瑭以遂閒既陷糧運不繼燒營北歸重誨至三泉得詔亟歸

知詢代之賜爵東海郡王冬中書令徐知誥表稱輔政歲久請歸老金陵溥乃以

走追既而擒之知祥延釣果收見之葬之曰果敬瑭頃老與趙凡再廷隱下延戰不稟懃利復不能還劍對延門尋鈞因以遂之別閬既室遣陷北使者歸軍如建前以

過鳳翔
朱弘昭
不内重
誨懼馳
騎而東
兩川兵
追敬瑭
至利州
昭武節
度使李
彥琦棄
城走
孟知祥兵
陷忠萬
夔州
以安重誨

知誥
為鎮
海寧
國節
度使
鎮金
陵總
録朝
政如
徐温
故事
以其
子景
通為
司徒
同平

州招告知
撫其祥知
黨其祥匿
黨殺其書
使者謂趙
奉繼季良
昇及日北
弟繼軍漸
倫夯進奈
吳越何季
延鈞良曰
斬延不過
梟於綿州
市復必遁
姓名彼懸
曰周軍千

為護國
節度使
三月賜契
丹突欲
姓名李
贊華以
為懷化
節度使
以李從珂
為左衛
大將軍
復錢鏐
官爵
主既解
安重誨
樞務乃

章事
知中
外左
右諸
軍事
畱江
都輔
政以
王令
謀宋
齊丘
為左
右僕
射並
同平
章事

彥琛量糧
延鈞盡能
命弟無遁
都教乎知
練使祥大
延政笑以
如建書示
州慰之兩
撫吏川兵
民　追敬
延鈞塘至
好神利州
仙之唐昭
術道武節
士陳度使
守元李彥

召從河泣謂曰如重誨意汝安得復見吾以為左衛大將軍盡復繆官爵遣使往諭旨以鄉日致仕重誨矯制也

以李愚同

燕內樞密使以佐景通溥賜德勝節度使張崇爵清河王

巫者琦棄徐彥城走林與知祥盛韜以趙共誘廷隱之作為昭寶皇武留宮以後廷守元隱遣為宮使密主言於冬唐知祥以延日董政為璋多建州詐必剌史為公

平章事
夏四月以
德妃王
氏為淑
妃
以趙延壽
為樞密
使石敬
瑭兼六
軍諸衛
使
五月罷麴
税
以宦者孟
漢瓊為
宣徽使

守惠因
元稱其至
寳皇劍州
之命勞軍
謂延請圖
鈞曰之并
苟能兩川
避位之衆
受道可以
當為得志
天子於天
六十下知
年延祥不
鈞信許
之命知祥
其子以李

漢瓊本趙王銘奴也時范延光等懲安重誨以剛愎得罪每事不敢可否獨漢瓊與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先是宮中

威武仁罕節度為峽使繼路招鵰權討使軍府將水事避軍東位受署地錄趙廷隱李肇自劍州引還蜀兵戍利州董璋

須索稍踰常度重誨輒執奏由是非分之求殆絕至是漢瓊直以中宮之命取府庫物不復關白樞密院及三司亦無文書所

亦還東川留兵戍果閬李仁罕陷忠萬夔州唐主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將

殺

取不可勝紀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重誨内不自安表請致仕閏月制以太子太師致仕其子崇贊崇緒逃奔河中主以

劉澄各還本鎮諭以重誨專命興兵令巳伏辜愿至成都知祥聞踢妖在京師者皆

李從璋為護國節度使遣步軍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趨河中崇贊等至重誨驚曰汝安得來既而曰此為人所使耳吾以死徇

無恙遣使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朝廷以謝罪璋不從由是與知祥復為怨敵

李

國夫復何言乃執二子表送諸關皇城使瞿光鄰素惡重誨主遣詣河中察之曰重誨果有異志則誅之光鄰至從璋以甲士

仁罕自夔州引兵還成都　昭武畱後趙廷隱白知祥以利州城塹已完項在劍州

圍其第自入見重誨拜於庭下重誨驚降階答拜從璋奮檛擊其首妻張氏驚救亦檛殺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

與都指揮使李肇同功顧以昭武讓肇知祥襃諭不許廷隱三讓知祥召廷隱還成

又誣其欲自擊淮南以圖兵柄遣元隨竊二子歸本道并二子誅之遣兩川將吏還諭本鎮諭以安重誨專命興兵今已伏

都以李肇代之

辛

六月均田税

秋九月教解縱五方鷹隼

主教解縱鷹隼内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鳥獸主曰不然朕昔

嘗從武
皇獵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為耳

冬十月以
王延政

壬辰

長興三年

為建州刺史十二月初聽民鑄田器畝收稅錢初聽百姓自鑄農器并雜鐵器每田二畝夏秋輸農具三錢

楊溥 太和

劉龔 大有

王延鈞

孟知祥為

錢鏐 寶正

馬希聲為

高從誨封

天顯七

党項

春正月遣兵擊党項破之二月初刻九經版印賣之賜高從誨爵渤海王三月契丹遣使者來初契丹錫里棄赧與特里衮皆為趙

四年春徐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聚圖書延士大夫與孫晟及陳覺談議時事秋

五年夏立子燿樞為雍王龜圖為康王弘度為賓王弘熙為晉王弘昌為越王弘弼

年春延鈞復位夏延鈞謂陳守元曰為我問寶皇既為六十年天子後當何如

西川節度使七年春知祥妻福慶長公主卒知祥三遣使說東川節度使董璋

七年春鏐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懦誰可為帥者衆泣曰兩鎮令公

武安靜江節度使三年秋以湖南北大旱命閉南嶽及境內諸神祠門竟不雨

渤海王一年先是唐主以從誨為荊南節度使至是賜爵

年

初錫里棄赧與特里衮救王都皆為唐所擒主屢遣使請於唐既而使者達魯

唐使臣自靈州至邠州方渠鎮及外國入貢者多為党項所掠是年春唐主遣節度

德鈞所
擒契丹
屢遣使
請之主
謀於羣
臣德鈞
等皆曰
契丹所
以數年
不犯邊
數求和
者以此
輩在南
故也縱
之則邊
患復生

知誥為齊王明日以唐仁孝希
廣金王弘守元主加有功聲卒
陵城雅為入白禮於軌不弟希
周圍韶王昨夕兩川愛戴範嗣
二十弘澤奏章苟不繆乃唐
里為鎮得寶奉表命傳主以
冬溥王弘皇旨謝罪璀曰希範
以知操為當為恐復將吏為武
誥為萬王大羅致討推爾安節
大丞弘杲仙主璋不宜善度使
相太為循徐彥從又守之燕侍
師加王弘林等遣李又曰中
頌德暐為亦曰昊請善事
勝節思王北廟梓州中國
度使弘邈崇順極論勿以
知誥為高王嘗利害易姓

鄉辭使藥
歸唐彥裯
主乃康福
遣東將步
古錫騎七
里與千討
之俱之破
歸主党項
以不十九
得兼族俘
稅自二千
是數七百
侵雲人
州及
振武
唐主以

冀州刺史楊檀亦曰策狡契丹之驍將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為患必深恐悔之無及既而契丹使者辭歸主曰朕

辭丞相太師

王弘見寶璋詬廢事簡為皇其怨不大之同王言與許昊禮卒弘建守元還言年八為益同延於知十一王弘鈞益祥曰唐主濟為自貿璋有謚繆辯王始謀窺西武肅弘道稱帝川之子傳為貴上表志公璀襲王弘於唐宜備位繆昭為云錢之見歷事宜王繆卒璋會四朝弘政請以諸將累加為通臣為謀襲位號王弘吳越成都而居

李贊華為義成節度使

唐蔚州刺史張彥超與石敬瑭有隙聞唐主以敬瑭為河東

志在安邉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策古錫里與之俱歸

夏

四月董璋襲西川五月孟知祥擊敗之璋為其下所殺知祥遂取東川

益為王馬定王殷卒未幾請以徙弘臣為度為尚書秦王令唐主不報自是職貢遂絕

皆曰處務必克節儉王暉衣衾曰時雜用方盛細布夏師常膳出無帷幬名必漆器無成寢帳功璋飯恭不從穆夫自將人欲破白易以楊林青繒鎮聲不許勢甚常歲

節度使衆城降主以為大同節度使

董璋

之起兵也范延光言於主曰若兩川併於一賊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主以為然未幾聞璋敗死延光曰知祥

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精銳皆在前鋒公宜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衂

除夜會子孫鼓琴未數曲遽止之曰開者以我為長夜之飲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

雖據全蜀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為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衆陛下不屈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新主曰知祥吾

後必極則大捷就圓瓊素木小有威枕或名公枕大當自鈴寐出欒熟輒之以敧而強衆寤名心趙曰警廷隱枕置亦以扮盤為然於卧知祥内有乃以所記廷隱則書

故人為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乃遣供奉官李存瓌賜知祥詔知祥拜泣受詔上表謝罪自是復稱落然益驕倨矣秋八月以

為都盤中部署北老將三不倦萬人又時拒之彈銅廷隱九於入辭樓墻會瑋之外檄至以警又有直更遣李者一良廷夕徹隱及行叩李肇北城書誣門吏之云不肯

李從珂為鳳翔節度使以趙鳳同平章事詔孟知祥補兩川節度使以下官九月城三河縣初契丹既強寇抄盧龍諸州皆徧每自

與巳啟關通謀曰大廷隱王來不視亦不投之可啟於地明日曰不召吏過為厚賜反間之欲令傳瓘公殺更名副使元瓘與廷以遺隱耳命去再拜國儀而行用藩

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閻溝掠取之及趙德鈞為節度使城閻溝而戍之為良鄉縣糧道稍通於州東五十里城路縣

肇因鎮法其使除民者擁田荒衆為絶者自全租税計璋置擇克漢能院州知掌選祥自舉殿將兵最内八千牙指趣漢揮使州廷劉仁隐陳把及於鷄陸仁蹤橋章久

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虜騎來爭德鈞擊郤之以馬希範為武安

張公用事鐸陳一日於其諸將後瓌請誅前鋒之元始交瓘諭其指之曰揮使二將張守事先進來王久降言吾方瓌兵圍其盡此功汝無復曹乃後繼欲逞知祥私憾

節度使

冬十月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論事主優詔荅之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

登高督戰廷隱三戰不利知祥懼以馬董指後陳公鐸帥衆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

而殺之可乎衆懼而退乃以仁章為衛州刺史仁把為湖州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訐

失行不
足懼小
人訛言
不足懼
山崩川
涸不足
懼蟊賊
傷稼不
足懼賢
人蔽匿
深可畏
四民遷
業深可
畏上下
相徇深
可畏廉

瑋與者元
數騎瓘皆
遁去置不
知祥問由
追瑋是將
至赤吏輯
水而睦
還命先是
廷隱元瓘
攻梓為鎮
州瑋海鎮
至梓東軍
州王節度
畢帥使秋
兵三唐主
百大加元

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顧陛下存而勿問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優詔奬之

誅而璀守入璋中書引妻令子登城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斬璋首以授暉暉舉城迎降廷

十一月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

秦王從榮為人鷹視輕佻峻急既判六軍諸衛事復參朝政驕縱不法王淑妃孟漢瓊宣傳

隱封府庫以待知祥知祥如梓州尋還成都以廷隱為保寧軍留後季良帥將吏請

制命范延光趙延壽為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石敬瑭同平章事燕六軍諸衛副使不欲與從業共事常恩外補以避之會勢

知祥燕領東川許之又請稱王不許唐主遺李存壞賜知祥詔知祥受詔秋上表謝

丹欲入寇主命擇河東帥延光延壽皆曰令帥臣可往者獨石敬瑭康義誠耳敬瑭亦願行即命除之既受詔不落六軍副使

罪且告福慶公主之喪請復稱蕃知祥令李昊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剌史以下

敬塘復辭遂召義誠詣闕且命趣議河東帥敬塘欲之而延光延壽欲用義誠議久不決樞密直學士李崧以為非石太尉不

又表請以趙季良等為節度使初安重誨欲圖兩川每除剌史皆以東兵衛送之及

可衆從崧議遂以敬瑭鎮河東敬瑭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爲都押衙委以心腹軍事委知遠帑藏委瓌

蔚州叛降契丹

知祥克六鎮得東兵無慮三萬人表請其妻子唐主詔凡劍南節度使以下官聽知

十二月以康義誠為河陽節度使朱弘昭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祥署訖奏聞惟不遣戍兵妻子然兵亦不復徵也

癸巳

長興四年春正月以劉昫為中書侍郎同平

秦王從榮封四年加天下

楊溥太和五年夏宋齊邱勸徐

劉龔大有六年

王璘龍啟元年春人有言真封

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八年

錢元瓘封吳王一年唐主初加

馬希範為武安節度使二年

高從誨封渤海王二年

天顯八年李贊華前為

回鶻遣使入貢於唐

章事

二月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子彝超嗣以孟知祥為蜀王三月主以李彝超為彰武留後安從進為定難留後彝超拒命

兵馬大元帥作亂伏誅從榮二子皆見殺

潞王從珂

主養子以鳳翔節度

知誥從濟都金陵知誥別營宮城於金陵秋閩建州土豪吳光帥衆來奔請兵攻

宅龍見者延鈞更命其宅曰龍躍宮遂詣寶皇宮受冊備儀衛入府即皇帝位國號

春知祥墨制以趙季良等為五鎮節度使唐主以知祥為東西川節度使封蜀王

元瓘守中書令至是賜爵吳王元瓘於兄弟甚厚兄中吳建武節度使元璙自蘇州

春唐主以希範兼中書令封扶風郡侯初希聲希範同日生希聲母曰袁德妃希

義成節度使至是唐主以為昭信節度使留洛陽食其俸

先是河使封閣信
西諸鎮潞王州刺
皆言定後即史蔣
難節度大位延暉
使李仁是為不俟
福潛通廢帝朝命
契丹併
呑河右
許王
引兵
會光
南侵闕
中會卒
從益
攻閩
建州
以其子以皇　立
彝超為子封德妃
彰武畱至晉王氏
後安從高祖為后
進為定天福　唐
難畱後四年吏部

大閣　唐入見範母
大赦主下元璀曰陳
改元制除以家氏希
龍啟季良人禮範怨
更名等為事之希聲
璘進五鎮奉觴先立
尊父節度為壽不讓
祖立使　曰此及嗣
五廟秋唐凡之位不
以李以工位也禮於
敏為部尚而小袁德
左僕書盧子居妃希
射門文紀之凡聲母
下侍禮部之賜弟希
郎子郎中也元旺為
繼鵬呂琦璩曰親從

仍命靜再見侍郎
難節度張文
使藥彥寶泛
稠將兵海使
五萬以杭州
宮苑使船壞
安重益主從風飄
為監軍子也至天
送從進初為長溥
赴鎮敕北京厚禮
諭夏銀副畱之資
綏宥將守累以從
吏彝超遷天者儀
年少未平節服錢
能扞禦度使幣數
故從之至是萬文

兗王從溫

為右為冊先王都指
僕射禮使擇賢揮使
中書賜知而立希範
侍郎祥一之君多讓
並同品朝臣位責之
平章服知定元袁德
事吳祥自璙知妃請
曷為作九忠順納希
樞密旒冕而已旺官
使唐九章順為道
冊禮衣車化軍士不
使裴服旌節度許解
傑程旗皆使元其軍
侃適擬王珣驕職使
至海者文縱不居竹
門璘紀等法每屋草

延安彝封充寶獨
超上言王至受飲
為軍民晉主食餘
擁番未重貴皆辭
得赴鎮開運之曰
詔遣使二年本朝
趣之　卒　與吳
夏四月以　久不
劉贊為洋王通問
秦王傅　既非
言事　君臣
者請為從瓘又非
親王置主從賓主
師傅宰手也若受
相長秦初拜此物
王從榮彰國何辭

以傑至成請事門不
為如都知於元得須
京使祥遂瓘不凡弟
佩固服衷獲輒燕集
求北覓備上書德妃
還不儀衛悖慢卒希
許璘詣驛訾怒旺憂
以國降階一吏憤而
小地北面置鐵卒
辭常受冊牀炙
謹事升玉之臭
四隣輅至滿城
由是府門郭元
境內乘步瓘遣
差安輦以牙將
夏歸　仰仁

請令自擇秦府判官王居敏薦兵部侍郎劉瓚於從榮從榮請以為傳王府參佐皆新進少年輕脫諂諛瓚獨從容規諷從榮

軍節度使尋罷為右驍衛上將軍久之出鎮保義從河中尋從護國節度使至是封

以謝主嘉之竟達命於杭州而還徐知誥以國中水火屢為災曰兵民困苦吾安

立子繼鵬為福王克寶皇宮使地震璘避位修道命福王繼鵬權總萬幾初審知

知祥詮召闕唐還幽主殂於別謂僚第佐曰宋王幼弱為政皆胥吏小人其亂可坐而俟也

不悅概洋王可獨
以像屬至晉樂悉
待之高祖繼遺
五
月立子天福侍妓
從珂為二年取樂
潞王從再見器焚
益為許之
涇王
王冬潵
秋
七月安進封
從敏
從進討徐知
李彝超主從詰為
不克引子也東海
還從初以王
進攻夏指揮
州州城使拜
赫連勃保義

性節
儉府
舍皆
庫陋
至是
大作
宮殿
極土
木之
盛秋
位
璘復
璘以
薛文
傑為
國計

物所築堅如鐵石又兇項萬餘騎徜徉四野抄掠糧餉官軍無所芻牧山路險狹關中民輸斗粟束藁費錢數緡民間困竭不

軍節度使累從成德至是封涇王至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再見

使文傑性巧佞以聚斂求媚珤親任之文傑陰求富民之罪籍没其財被榜捶者骨

能供辦超登城謂從進曰夏州貧瘠非有珍寶積蓄徒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幸爲表聞許其自新詔從進引兵還

背分受仍以銅斗火熨之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將治之光怨怒率衆萬

賜在京諸軍優給

主暴得風疾久未平賞賚無名士卒益驕

以錢元瓘為吳王

八月主加尊號賜內外將士優給

以秦王從榮為天

人奔

吳

璘殺從子繼圖薛文傑說璘抑挫諸宗室繼圖不勝忿謀反坐誅連坐者

下兵馬大元帥太僕少卿致仕何澤表請立從榮為太子主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不

千餘人冬尊會國太夫人黃氏為太后璘殺樞密使吳勗璘好鬼神巫盛韜等

得已詔宰相樞密議之從榮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光等懼即以白上制以從榮為天下兵馬

皆有寵薛文傑言於璘曰陛下左右多姦臣非質諸鬼神不能知也盛韜善視鬼宜

大元帥
位宰相
上
九月以趙
延壽為
宣武節
度使朱
弘昭為
樞密使
秦王
從榮請
嚴衛捧
聖步騎
兩指揮
為牙兵
每入朝

使察
之文
傑惡
樞密
使吳
昺昺
有疾
文傑
省之
曰主
上以
公久
疾欲
罷公
近密
僕言

從數百騎不快於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旦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屢求外補以避之主乃以延壽鎮宣武以弘昭為

公但小苦頭痛耳將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慎勿以他疾對也明日文傑使範言於

樞密使同平章事遣使如吳越冬十月以范延光為成德節度使馮贇為樞密使延光屢因孟漢瓊王淑妃以求出主

璘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訊吳勗謀反以銅釘釘其腦璘以告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

以為成德節度使以贇代之主以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為朴忠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令其子事

宜遣使間之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治之爲自誣服并其妻子誅之由是國

秦王務
持兩端
輿得自
全主餞
延光曰
鄉遠去
事宜盡
言對曰
朝廷大
事顧與
內外輔
臣參決
勿聽羣
小之言
時漢瓊
用事附

人益
怨
吳光
請兵
於吳
吳人
引兵
會光
攻建
州璘
遣使
求救
於吳
越
璘改
福州

之者共為朋黨以惑上聽故延光言及之

以李彝超為定難節度使彝超上表謝罪故有是命

十一月主疾病秦王從榮

為長樂府璘殺從子指揮使王仁達仁達有擒延稟之功性慷慨言事無所避璘

作亂伏誅　主疾作大漸從榮入閤疾主俛首不能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意主已殂明旦稱疾不入從榮自知不為時論所惡之誣以謀叛族誅之

與恐不得為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遣都押牙馬處鈞謂朱弘昭馮贇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二

人曰主上萬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浮言從榮怒復遣謂曰公輩殊不愛家族耶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孟漢

瓊召康
義誠謀
之義誠
竟無言
從榮將
步騎千
人陳於
天津橋
馮贇馳
入右掖
門見弘
昭義誠
漢瓊及
三司使
孫岳贇
讓義誠

曰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按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乎義誠來對監門曰秦王

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拂衣起入殿門弘昭贇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瓊見帝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矣主謂義誠曰

鄉自處置勿驚百姓控鶴梢揮使李重言從珂之子也時侍側主曰吾與爾父冒矢石定天下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為此悖逆

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重吉即帥控鶴兵守宮門漢瓊召馬軍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走歸府僚佐皆竄匿

牙兵潰去皇城使安從益斬從榮并其子以獻主悲駭絶而復蘇由是疾復劇從榮一子尚幼養宫中諸將請除之主泣曰此

何罪不得已竟與之時宋王從厚為天雄節度使遣孟漢瓊徵之追廢從榮為庶人執政共議從榮官屬之罪馮道曰從榮所

親者高藩劉陟王說而已自非與之同謀豈得一切誅之於是流貶有差初從榮失道六軍判官趙遠諫曰大王勿謂父子至

親為可
恃獨不
見恭世
子庚太
子平從
榮怒出
為涇州
判官及
從榮敗
遠以是
知名
主
殂明
宗性不
猜忌與
物無競
登極之

年已踰六十每夕焚香祝天曰願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粗為小康

胡寅曰明宗美

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之漢唐間蓋賢主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

任官
官廢
内藏
賞廉
吏治
贓蠹
若輔
相得
賢則
具過
舉當
又損
矣
十二月主
從厚立
主終

易月之制召學士讀貞觀政要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朱弘昭以誅秦王立主為已功欲尊朝政天雄押牙宋令

甲午	
閔帝應順元年	詢侍主最久雅被親信弘昭不欲其在主左右以為磁州刺史主不悅而無如之何
楊溥太和六年春徐	
劉龑大有七年冬皇	
王璘龍啓二年春浦	
孟知祥明德元年年	
錢元瓘一年春葬	
馬希範一年唐主	
高從誨封南平王一	
天顯九年	
回鶻回鶻入貢	

諱從
厚明
宗第
五子
在位
四月
年二
十一
是年
四月
以後
為主
從珂
清泰
元年
主

知誥后馬城兵春將武肅初以年初秋侵唐於唐
別治氏殂為吳吏勸王繆希範唐主雲州者多
私第 平將蔣知祥於茅為武賜從為振為河
於金章事延徽稱帝山 安武諡爵武節西雜
陵遷楊洞所敗知祥唐主平節渤海度使虜所
居私潛卒建州即皇初封度使王至楊櫝掠唐
第處初襲被圍帝位元璀至是封所敗命將
府舍命秦璘遣於成為吳賜爵南平軍牛
以待王弘上軍都國王至楚王知柔
溝 度募使張虢蜀是進帥禁
蔣延宿衛彥來以趙爵為兵衛
徽敗兵千從弟季良吳越送與
閩兵人皆驃騎為司王邠州
於溝市井大將空同兵共
城遂無賴軍延平章討雜
圍建弘度宗將事虜

從珂
明宗
養子
在位
三年
壽五
十三
春
正月改
元應順
以
高從誨
為南平
王馬希
範為楚
王錢元
瓘為吳
越王

州攻昵之兵萬以王
之垂洞潛人救處回
克徐諫曰之延為樞
知誥秦王宗軍密使
以延國之及中知
徽太冢嫡途士祥追
祖之宜親卒不尊曾
壻與端士進曰祖佚
臨川使之不得為孝
王濛治軍薛文元皇
素善已過傑不帝廟
恐其矣況能討號太
克建鉀昵賊延祖祖
州遂羣小宗馳察為
奉濛乎襲使以孝景
以圖不聽閩國皇帝

以李重吉為亳州團練使潞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宗征伐有功朱弘昭馮贇位望出二人下一旦執政皆忌之及明宗殂

興復洞潛人震廟號遣使出見恐太世祖召之衛士后及孝道延徽掠商福王為孝亦聞人金繒鵬武皇聞兵帛商泣謂帝廟及吳人不璘曰號顯越兵敢詐文傑宗將至嘆曰盜弄夏唐引兵政亂國權節度還為如此枉害使張閩人安用無辜虔釗所追窄相上下孫漢而敗因謝恐怒詔以歸罪病歸久矣興元於都久之今吳武定

從珂辭疾不來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得從珂陰事於是朱馮不欲從珂子重吉典禁兵出為亳州團練使從珂由是疑懼

虞候卒張重進斬之知詔貶延徽為右威衛將軍遣使求好於閩國人多不欲遷都

兵深兩鎮入士來降卒不知祥進社命昭稷一武節且傾度使覆畱李肇文傑將兵何益五千文傑還利亦在州寧側互江節陳利度使害璘張業曰吾將兵無如一萬

閏月以唐汭陳乂為樞密直學士主即位舊鎮將佐之有才者朱馮皆斥逐之汭以文學從歷三鎮而性迂踈故朱馮引置密

者都押牙周宗言於徐知誥曰主上西遷公復須東行不惟勞費甚大且違衆心溥

卿何卿自為謀文傑出繼鵬伺之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士卒爭食之璘

也大漫天以迎之大赦改元明德唐興州刺史劉遂清聞主從珂入洛盡撒三

近又以
其黨陳
又監之
以路王從
珂為河
東節度
使石敬
瑭為成
德節度
使從珂
舉兵鳳
翔遣兵
討之官
軍降潰
朱弘
昭馮贇

使宋
齊丘
如金
陵諭
知誥
罷還
都先
是知
誥久
有傳
禪之
志以
溥無
失德
恐衆
心不

亟遣泉西
使散縣金
之不牛桑
及初林戍
文傑兵以
以古歸散
制檻關以
車隸南城
潤更鎮皆
為之為國
形如有
木匱張業
攢以將兵
鐵鋌入典
內向元洋
動輒州

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徙路王從珂鎮河東敬瑭鎮成德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臣持宣監送赴鎮從珂謀於將佐皆曰主上

悅欲待嗣君宋齊丘亦以為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髭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

觸之唐階車成州判文傑史趙首自涇來入馬降并誅取唐丞輔成州吳將唐蔣延文州徽攻都指建州揮使垂克成延徐知龜舉誥遣州來使召附延徽秋知

富於春秋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也從珂乃移檄鄰道言朱弘昭等專制朝權懼閔社稷今將

閔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徵以傳禪諷溥齊丘以宗先已心疾之手書切諫以為未可

延徽乃歸延宗等追擊敗之

祥置永平軍於雅州以孫漢韶為節度使復以張虔釗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虔釗固

入朝以清君側願乞靈鄰藩以濟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尤欲與之相結遣使詣長安說以利害餌以美妓思同

請斬宗以謝溥乃黜宗為池州副使久之節度使李建勳行軍司馬徐玠等屢陳知

辭不行知祥殂子昶立初知祥得風疾踰年至是增劇立子仁贊為太子召司空

執其使以聞他使亦多為鄜道所執惟隴州防樂使相里金傾心附之朝廷議封鳳翔康義誠不欲出請以王思同為統帥侯

詔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為都押牙知詔由是疎齊丘溥召知詔還府舍金

同平章事趙季良武信節度使李仁罕保寧節度使趙廷隱樞密使王處回捧聖控

益為都虞候益知軍情將變辭疾不行嚴衛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等皆為偏裨護國節度使安彥威為都監思同

陵大火知誥疑有變勒兵自衛夏鎮南節度使東海王徐知詢卒徐知誥將受

鶴都指揮使張公鐸奉鑾肅衛指揮副使侯洪實受遺詔輔政是夕殂秘不發喪王

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從珂老於行陣將士徼幸富貴者心背向之三月彥威與山南西道張虔釗武定孫漢韶彰義張

禪忌臨川王濛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降封歷陽公幽於和州命控鶴軍使

處回夜起義興門告趙季良處回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令彊將握兵専伺時變當速

從賓靜難康福等五節度使合兵討鳳翔鳳翔城塹卑淺守備俱乏衆心危急從珂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

王宏將兵二百衛之秋知詰召宋齊丘還金陵以為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於事

立嗣君以絕觀觀處回收淚謝之李良教處回見李仁罕審其詞旨然後告之處回

入生死金創滿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楊思權

無所關預齊丘屢請退居知誥以南園給之冬溥加知誥大丞相尚父嗣齊王九

至仁罕第仁罕設備而出遂不以實告處回宣遺制命太子仁贊更名昶即皇帝位

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從珂以幅紙進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為節度使從珂即書思權可邠

錫辭不受知誥名其子司徒同平章事景通還金陵為鎮海寧國節度副大使諸

時年十六不改元仍稱明德昶殺中書令李仁罕從侍中李肇於邛州初仁罕自

寧節度
使授之
王思同
猶未之
知趣士
卒登城
尹暉大
呼曰城
西軍已
入城受
賞兵衆
爭棄甲
投兵而
降其聲
震地日
中亂兵

道副
都統
判中
外諸
軍事
以次
子海
州團
練使
景遷
為左
右軍
都軍
使左
僕射
參政

侍宿
將有
功復
受顧
託求
判六
軍令
進奏
吏諭
樞密
院又
至學
士院
偵草
麻詔
不得

恣入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潞王悉斂城中之財以犒軍至於鼎釜皆估直以給之思同等至長安副留守劉遂

事留江都輔政

巳加仁罕兼中書令判六軍事以趙廷隱爲之副昭武節度使李肇聞知即位顧望

潞

雍閉門不內乃趣潼關王從珂至長安主以康義誠為招討使將兵拒之殺馬軍指揮使朱洪實從珂建大將旗鼓整衆而

不時入朝既而至成都稱足疾見昶不拜指揮使張公鐸與醫官使韓繼勳等素怨

東以孔目官劉延朗為心腹劉遂雍悉出長安府庫之財於外軍士前至者即給賞令過皆不入城從珂至長安遂雍迎謁率

仁罕共謂之云有異志昶令繼勲等與趙李良趙廷隱謀因仁罕入朝命武士執而

民財以充賞都監王景從等奔還中外大駭主不知所為謂康義誠等曰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朱弘昭馮贇大懼不敢

殺之是日肇始釋杖而拜左右請誅之昶以為太子少傅致仕從邛州唐雄武節

對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為已功乃曰侍衛諸軍尚多臣請自往扼其衛要招集離散以圖後效幸陛下勿以為憂主遣使

度使張延朗團文州唐階州刺史郭知瓊技尖石寨李延厚將果州兵屯興州遣先

召石敬瑭欲令將兵拒之義誠固請自行主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遣楚匡祚殺李重吉於宋州主時親至左藏給將

登指揮使范延暉將兵救文州延朗解圍去唐興州刺史馮暉亦引兵歸　葬明帝

士金帛義誠與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共論用兵利害洪實欲以禁兵固守洛陽曰如此後亦未敢徑前然後徐圖進取可以

於和陵廟號高祖

萬全義誠怒曰洪實欲反那洪實曰公自欲反乃謂誰反其聲漸厲主閒召而訊之不能辨其是非遂斬洪實軍士益憤

潞王從珂

王從珂執西京
執西京覊守王
覊守王思同殺
思同同殺之
之從珂至
從珂至昭應
應聞前軍
軍獲思同
同執以至
至從珂責
責讓之
對曰思
同起行
間先帝
擢之位
至節將

常愧無功以報大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於泉下耳敗而鼙鼓固其所也

請早就死路王為之敗容曰公且休矣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屬從珂醉不待報擅殺之及其妻子從珂醒嗟惜者

累日潞王從珂至陝諸將及康義誠皆降從珂移書諭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弘昭馮贇兩族不赦自餘勿有憂疑主出奔夏

四月石敬瑭入朝遇於衛州從騎為敬瑭所殺

主憂駭不知所為朱弘昭赴井死安從進殺馮贇於第主以五十騎出立武

門謂慕容還曰朕且幸魏州徐圖興復汝帥有馬控鶴從我還曰生死從大家乃陽為圍結而竟不行馮道等入朝及端門聞

變道及劉昫欲歸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今太后在宮吾輩當取太后進止然後歸第人臣之義也道曰主上失守社

稷人臣惟君是奉潞王已處處張榜不若歸俟教令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語之曰潞王倍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帥百

官奉迎乃止於寺中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至馮道曰勸進文書宜速具草導曰路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

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耶若潞王守節北面以大義見責將何

辭以對道未及對從進對從人屢遣之趣之道等即紛然而去既而從珂未至三相息於上陽門外康義誠至陝待罪從珂責之曰

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今上亮陰政事出諸公何為不能終始陷吾輩至此乎義誠大懼叩頭請死從珂且宥之乃上牋於太

后取進止遂自陝而東四月主至衛州遇石敬瑭大喜問以大計敬瑭聞義誠叛去俛首長嘆數四乃見衛州刺史王弘贄問

之弘贄
曰前代
天子播
遷多矣
然背有
將相侍
衛府庫
法物使
輦下有
所瞻仰
今獨以
五十騎
自隨雖
有忠義
之心將
若之何

敬瑭還
見主以
弘贊之
言告弓
箭庫使
沙守榮
奔洪進
洪進前
青敬瑭
曰公明
宗愛壻
富貴相
與共之
憂患亦
宜相恤
今天子

播越委計於公乃以此四者為辭是直欲附賊責天子耳抽佩刀欲刺之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鬭死洪進亦自刎敬瑭牙

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主左右及從騎獨置主而去敬塘遂趨洛陽

孟漢瓊詣路王從珂降從珂誅之

興元武定兩鎮降

路

蜀張虔釗之討鳳翔也西武定節度使孫漢韶守興元虔釗敗歸與漢韶舉兩鎮之地降蜀王從珂入洛陽廢主為鄂王而

自立從珂至蔣橋百官班迎於路馮道等皆上牋勸進從珂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

百官班見拜從珂荅拜道等復上勞進從珂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園寢禮終當還守藩服羣公遽言及此甚

無謂也明日太后下令廢少帝為鄂王以潞王知軍國事又明日太后令潞王宜即帝位乃即位於柩前主從珂之發鳳翔也

許軍士以入洛人百緡既至府庫金帛不過三萬兩疋而賞軍之費計用五十萬緡三司使王玫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數日

主

僅得數萬緡執政請據屋為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從之主從珂弒鄂王從厚於衛州磁州刺史宋令詢死

之王弘贊遷閔帝於州廨主遺弘贊之子巒往酖之閔帝不飲巒縊殺之閔帝性仁厚於兄弟敦睦雖遭秦王忌疾坦懷待

之卒兇於患及嗣位於潞王亦無嫡而朱弘昭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閔帝不能遣以致禍敗焉孔妃尚在宮中主使人謂之

曰重言輩何在遂殺妃并其四子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閔帝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

主從珂攺

元清泰
大赦
以郝瓊推
判樞密
院
康義誠伏
誅夷其
族
賜將士緡
錢有差
有司
百方斂
民財僅
得六萬
主怒下
軍廵使

獄晝夜督責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曰汝曹為主力戰立功良苦反使我輩鞭笞杖背出財

為賞汝曹猶揚揚自得不愧天地乎是時竭左藏舊物諸道貢獻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主恵之學士

李專美夜直主讓之曰鄉名有才不能為我謀此留才安所施乎專美曰自長興之李賞賚亟行卒以是驕雖有無窮之財終

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

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之均給踐何必言乎初主為以然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賜錢

七十緡至二十緡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為謡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閻帝仁弱主剛嚴有悔心故也

葬

聖德和

武欽孝皇帝於徽陵廟號明宗五月以韓昭胤為樞密使劉延朗為副使復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　主與敬瑭皆以勇力善鬬

事明宗然素不相悅至是敬瑭不得已入朝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瘠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為之言而鳳翔舊將佐皆勸畱

之帷韓昭肖李專美以為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敬瑭主亦見其骨立不以為虞乃復遣之河東以馮道為匡國節度使范

延光為樞密使

復以李從曮為鳳翔節度使　主之起鳳翔也悉取天平節度使李從曮家財甲兵以供軍將行鳳翔之民請復

以從職鎮鳳翔許之故有是命

秋

七月以盧文紀姚顗同平章事

劉昫苛察李愚剛褊論議多不合主患之欲更命相問所親

信皆以尚書左丞姚顗太常卿盧文紀秘書監崔居儉對論其才行互有優劣主不能決乃寘其名於琉璃缾中夜焚香祝天

流

以觔挾之得二人乃有是命楚匡祚於登州 主欲殺匡祚韓昭胤曰陛下為天下父天下之人皆陛下子用法宜公匡祚

八

受詔檢校重吉家財不得不爾今族匪祚無益死者恐不厭衆心乃流登州月詔蠲通租三百三十八萬初主以王玫對

左藏見財失實故以劉晌代判三司晌命判官高廷實鈎考窮覈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徼責句取故存之晌具奏其狀

且請察其可徼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八月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咸免勿

徵貧民大悦而三司吏怨之

李愚劉昫罷

冬十二月葬鄂王於徽陵城南封纔數尺觀者悲之

旱是歲秋冬旱民多流

乙未

亡同華蒲絳尤甚

清泰二年

春二月夏州節度使李彝超卒兄彝殷代之三月以趙延壽為樞密使以李彝殷

楊溥天祚元年春加徐景遷同平章事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

劉龑大有八年初閩主璘娶龑女清遠公主使宮者林延遇置

王璘永和元年春改元立妃陳氏為后初璘兩娶劉氏皆士

孟昶明德二年春昶尊母李氏為太后夏以毋昭裔為中書

錢元瓘二年春唐主贈元瓘母陳氏為晉國太夫人元瓘性

馬希範二年

高從誨封南平王二年冬梁震退居土洲先是從誨親禮賢

天顯十年

夏主侵唐新州及振武尋復侵應州

回鶻遣使入貢於唐

渤海遣使入貢於唐

為定難節度使
詔開言路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書歷詆內外文武之士請徧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大怒盧文紀及補闕

輔景郎於族美侍郎孝尊遷謂番禺而無同平禮毋曰吾專掌寵陳童事黨厚少時國信后本　秋加賜與宋襲賜璘父金州與而子嵩以大侍婢防禦未嘗論議第稟金鳳使全授以好相賜甚也陋師郁重任詰難厚數而淫攻唐　冬子嵩問以璘璧金州閩皇攜衣閩事之以拔水城使罰望延遇其族寨唐李倣泰淮不對人守防禦伏誅門欲退謂恩匡使馬倣部去者人曰勝為全節兵焚數矣去閩殿使引軍啓聖

士委任梁震以凡事之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

劉濤皆請加罪主謂學士馬膺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為朕作詔書宣朕意乃下詔畧曰

吾常語聞夏拒戰門奪戒門去越福王師郁傚首者止語越繼鵬兵乃來奔之吾處人私於退今老宮禁宮人矣猶可如季春耒偏是乎驚繼達時龔閒鵬請事況而賢之於景遷之以陳后年少為內后白當國常侍璘而故屈使鈎賜之吾子校諸初以誨司事璘有之耳延遇舉臣

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奢僭怵取快一時不

昔魏徵
請賞皇
甫德參
令濤等
請黜史
在德事
同言興
何其遠
哉在德
情在傾
輸安可
責也
夏
六月契
丹寇邊
北面總
管石敬

夏閩閩曰歸
德勝主遇守明
節度弒求出入
使兼歸不臥内
中書許素璘晚
令柴服向年得
再用閩三風疾
卒先日哭陳后
是史與守
官王明及
振常百工
詢其院使
戰功李可
再用殷私
對曰通國
鷹犬人惡

為遠
慮危
亡無
日何
凡慕
乎從
誨悟
日公
言是
也他
日謂
梁震
曰吾
自念
平生
奉養

瑭將兵屯忻州敬瑭既還鎮陰為自全之計主好咨訪外事常命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翰林學士李崧知制誥呂琦薛文遇

徽效皆社稷之靈再用何功之有竟不報秋潤州團練使徐知諤游燕廢務作列

之可殷常譖皇城使李倣於璘后族陳匡勝無禮於福王繼鵬倣及繼鵬皆恨之璘

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

翰林天文趙延乂等更直於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瑭二子為內使賂太后左右令伺其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瑭

肆於牙城西躬自貿易徐知誥聞之怒召知訓左右詰責知訓懼或謂知誥曰忠武

疾甚繼鵬有喜色倣以璘為必不起冬使人殺可殷陳后訴之璘力疾視朝詰可殷

以嗣王屬我令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逆固請退居從誨不能

對客常稱贏瘠不堪為帥冀朝廷不之忌時契丹屢寇北邊禁軍多在幽并敬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詔借河東

王最愛知諤而以後事傳於公往年知詢失守論議至今未息借使知諤治有能名

死狀倣懼而出伐引部兵鼓譟入宮璘匿帳下亂兵刺殺之倣與繼鵬殺陳后陳守

雷乃為之築室於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荆臺隐士每詣府畛黃牛至廳事從誨時過

人萩粟
令鎮州
輸絹五
萬匹於
總管府
率鎮冀
車千五
百乘運
糧於代
州時水
旱民饑
敬瑭遣
使督趣
嚴急山
東流散
亂始兆

訓兵
養民
於公
何利
知誥
感悟
待之
加厚
溥
加尊
號大
赦改
元天
祚
冬溥
加徐

恩陳
匡勝
歸守
明及
繼鵬
弟繼
韜繼
鵬稱
太后
令監
國即
帝位
更名
祖謚
父璘
曰齊

其家
四時
賜與
甚厚
自是
悉以
政事
屬孫
光憲

矣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瑭懼幕僚段希堯請誅其唱者敬瑭命劉知

知誥尚父太師大丞相大元帥進封齊王備殊禮以昇潤宣池歙常江饒信海十州

肅明孝帝廟號惠宗既而自稱權知福建節度事遣使奉表於唐大赦境内立李春

遠斬三十六人以徇主聞之益疑敬瑭

詔竊盜不計贓并縱火彊盜並行極法

秋七月遣北面副總管張敬達將兵屯代州主

為齊國知誥辭尚父丞相殊禮不受

鷟為賢妃 皇城使李倣伏誅倣專制朝政陰養死士袍與指揮使林延皓等圖之

以敬達為北面行營副總管將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權也主深以時事為憂嘗從容讓盧文紀等無所規贊文紀等工言

倣入朝執斬之詔暴倣弑君及殺繼韜等罪以六軍判官葉翹為內宣徽使翹博

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旅見侍衛滿前雖有愚慮不敢數陳竊見前朝置延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咨度皆非時

學質直璘擢為祖友宮中謂之國翁祖既嗣位驕縱不與翺議國事一旦祖方視事

召對旁無侍衛故人得盡言望復此故事詔以舊制五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升若常事自可敷奏或事應嚴密聽於閤門

翹衣道士服趨出相召還翹頓首曰老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即位以來無善可稱願

奏勝子當盡屏侍臣於便殿相侍何必褻延英之名也

以房暠爲樞密使劉延朗及學士薛文遇等居中用事暠與趙延壽雖

乞骸骨昶慰諭令復位昶元妃李氏昶孌李春鶯待之甚薄麭諫曰夫人先帝之甥

為使長啓奏除授一歸延朗州鎮自外入者先賂延朗後議貢獻賂厚者先得内地賂薄者晚得邊陲由是諸將帥皆怨憤

奈何以新嬰棄之昶不悅放歸永春以壽終永以陳守元為天師信重之守元受

蜀寇金州水寨陷城中兵纔千人都監陳知隱遁去防禦使馬全節罄私財以給軍出奇死戰蜀兵乃退

冬十一月以馬全節為横

賂請託其門如市

海蜀後
主嘉
全節之
功召詣
闕劉延
朗求賂
全節無
以與之
延朗欲
以為絳
州刺史
羣議沸
騰乃以
為横海
蜀後

十二月以

韓昭胤同平章事以馮道為司空時久無正拜三公者朝議擬其職事盧文紀欲令掌祭祀掃除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

也吾何憚焉既而文紀自知不可乃止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七十六